

魏金枝短篇小說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魏金枝短篇小說選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魏金枝短篇小說選集

出版者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印刷者

北京新華印刷廠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305) 本書字數37,300 印刷00001—20630

33.5"×45.5 1/32 印張6 定價6.200元

目次

奶媽	一
野火	一八
制服	四三
賭	六二
三老爺	七一
攷親	八二
不想死的人	一〇九
騙子	一五三
『艇蚰』	一六三
報復	一八〇
後記	一八七

奶媽

住在這小客棧裏的，差不多都是些沒有職業的客人。有一小部分雖是機關裏的小職員，如科員以下的事務員之類的脚色，但有時也領不到他們恰恰够一人生活的月薪，這實在可以說是一種有職業的窮人。此外，或是退了伍的下級軍官，或是來受檢定的小學教師，或是已被辭歇的店夥。他們盤據在這裏，彷彿像一羣野獸被關在牢籠裏，或者赤足，或者袒胸，從早到晚，一直俯下頭不作一聲地徬徨在靜肅而又狹窄的走廊上。有時祇將右面或左面的一隻眼，斜上去看看太陽，打一個噴嚏。此外便去躺在床上吸吸烟，或者喝杯濃郁的茶。自然有時也去打幾個銅子的白燴來，慢慢地剝着花生的紅衣，喝着喝着，消磨他們的時光。

這種沒有紀律的頹敗的生活，正像夏天的時疫病菌，很容易傳染到旁人身上去。許多新來的客人，在新來時自然也非常像一個人，至少他們也有一頂帽子，一個鋪蓋，一隻箱子，一件長衫的。然而不久之後，便慢慢地跟着那些前輩們走上同一條道路：起初是將襪子長衫除下來，只預備舒適一下子的，但終於便成了習慣；後來竟也將長衫之類不常應用的東西，叫茶房送到當舖裏去，成爲不得不然的落拓了。這樣，便當作一個合格的伙伴，添到這個閒散的隊伍裏去了。雖然有時也有找着一個恰恰够一人吃飯的小差使的人，從這伙裏退了出去，但社會却始終在那裏把人們排擠出來，

並且選定合乎格式的人，送到這小客棧裏來。換句話說，在這小客棧裏的循環簿上，永遠循環着這一類人的名字。

在這些人裏住得時間最長、資格最老的，要算鵬飛先生。他在一年以前，一邊抱着他的孩子，一邊指揮着車夫，將他的行李鋪蓋搬進以後，就一直住到現在。不但見了不少客人的住進來又搬出去；就是茶房，他也眼見換過二三十個了。但是他住着，——起初也非常落寞，一邊丟不下那剛才三歲的兒子，一邊自然也找不到一點職業。然而機會很巧，那些空閒不過的住客們，漸漸地喜歡了他的孩子，去逗他哄他，有時也抱到街上去買粒把糖給他吃。這樣，孩子便漸漸可以離開父親，鵬飛先生也可以一人走到外邊去了。接着又靠了一位朋友，給找到一個差不多掛名的每天祇做二小時工的小差使，雖然薪給少，却也剛剛可以足夠生活，所以他就一直住到現在。

鵬飛先生實在太閒空了，除了和住客們談論些不着邊際的空話以外，大部分時間，就像一隻濕了羽毛的孤鳥般，蜷縮在自己的窩座裏——他當作他的家——經常以補洗孩子和自己的衣服，來消磨他的時光，這就顯得他比旁的那些旅客們安靜些。因此從他那差不多快禿的髮根和打皺了的額角看來，他十足有四十歲光景了，然而據他自己說，却祇有三十二歲。

『看來，你總不止三十二歲了吧？』閒散的住客們往往這樣地問他。

『不要問這些好麼？這是因為經過了憂患，死了妻子的緣故呀！』鵬飛先生悲戚地回答了以後，便又去抱起他的孩子，將嘴湊上去狠狠地親着孩子，好像他想從這動作中，去溫習一下他的回憶似的，因而自己就落了眼淚，於是住客們也就頹然地走開去了。

那孩子雖然沒有了母親，但因鵬飛先生的閒空，却給料理得還算清楚。並且有着一雙大的眼，高高的鼻子，顯得並不卑下，加以既聰明又伶俐，所以人們都喜歡他。就是鵬飛先生不在家，閒空的住客們也就替他去料理，癡癡地抱起他，凝視他。這使他們起了一種渺茫然而實在的快感。

因這緣故，在夜間或是星期日，便常聚集在較大然而也散發着霉氣的鵬飛先生的房裏，對大餅、油條、紙烟、白燒那些他們所最切要的東西，發表各人自己的意見。一半藉以討論那家的東西便宜，那家的東西靠得住；一半自然藉以消遣他們自己的無聊。有時候他們也談到他們認為和自己不相關的政治問題。起初還淡淡地聊聊，後來便激烈地辯論起來，趁着他們喝了不久的白燒的力量，漲起紫紅的臉，互相齷齪地詛罵着。自然，問題只是爲着毫不緊要的一種空想的分歧，——有些人主張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，有些人却主張用日本人的大亞洲主義。可是到終末，仍舊歸到一個沒有辦法的結局，於是大家靜默下來，起來喝杯濃郁的苦味的茶，嘴裏發出『撥』的聲音，表示無可奈何。

『中國是再也沒有辦法的，除非賣給外國人。』民政廳的書記李先生，他正受了長官的氣，現在將手重重地擱在桌子上，彷彿報復似的又開始提出他的意見。

『然而我們去賣給誰呢？』隨便那裏都用『然而』的小學教師王先生，實在並不贊成賣國，却又不甘於寂寞，就無意識地發問了。

『日本人！』大亞細亞主義的崇拜者說。

『意大利人吧！』法西斯主義的徒孫喊。

『美國人，美國人最富庶，以他們的機器和資本，合着我們的勞力和原料，像菲律賓那樣來訓練一下吧！』房主人鵬飛先生想了這十分『切當』的主張，幾乎使他自己驚異起來。

『索性賣給俄國人，將這世界來擾亂一下吧！』李書記餘怒未息地說，發着勝利似的狂笑。

『可是不贊成。提起俄國人，難道我們中國還給他們害得不够麼？』一個失業的小商人悽然地抗議了。

於是便有人談到共產黨。一談到共產黨，有的人有些怕，有的人想說不敢說……，從半路上將題目引到另一方面去了。

『然而我們連賣的力量也沒有呵！』『然而先生』忽然又悽然地將他們的議論關了門。馬上鵬飛先生的房裏開始沉寂下來，又可以聽到他們的『撥』的那種表示無可奈何的聲音。

第二天，又同樣談論着各人自己的意見，祇要客棧老闆不將他們趕出去，就永遠地保持着他們周而復始的談論。好像社會已將他們決絕地撞了出來，他們也便決絕地安心住着，將這客棧的四周，用他們自己的意識，築了一堵堅而又厚的牆壁。

『十八號鵬飛先生在家麼？』一天，有一個女人的聲音，在賬房裏問。

有客人來，並且是個女人，這不是很意外麼？立刻有人去通知了鵬飛先生。鵬飛先生正咬着一塊夾着油條的大餅，將嘴塞得滿滿的，甚至把眼珠也睜突了，這報告把他楞住了。住客們聽說是女客，馬上隱到自己的門帳裏去，單用一隻眼睛從門帳縫裏看出來。有幾個還輕輕地走到鵬飛先生的間壁的一間空房裏，將面孔貼在積滿了塵埃的板壁上，預備從壁縫裏看個仔細。

不過對於這女客，鵬飛先生並不歡迎，簡直還有些厭惡。他勉強地把客人引到房裏去。他皺起他的眉毛，俯下頭，茫茫然地走在女人的前頭。等走到自己的房門口，側轉身來萎然地停住了。那帶着笑臉的跟在他後面的女人，却立刻挨過他眼前走進房裏去了。

『寶實！你還認得你的奶媽麼？』她敏捷地放下手上的紙包，將孩子抱了起來，一屁股坐在鵬飛先生的床上，一手去打開紙包，取出一些糖菓蛋餅……一樣一樣地放到孩子的手上。她哄着他，愛撫着他，也不和鵬飛先生來寒暄。鵬飛先生對於她那種傾注地的媚悅的神氣，幾乎這樣地罵出來：『你這無情義的下流女人，你還坐在我的床上，你給我滾了出去吧！』那女人或許已經看到了鵬飛先生的神情，却還是沒有理睬他，也或許真的看也沒有看他一眼，一邊將左腳稍稍地彎起來，斜靠在床沿上，使這孩子的體重可以減輕一點，一邊仍是專心地在哄孩子。大概覺得這房裏太靜了，這才記起鵬飛先生，於是側轉頭來，才注意到鵬飛先生那股茫然的神氣。

『喂！你幻想些什麼呵！我是特意來看看這孩子的。』她說着又注意到孩子的身上去了。這問話的單純，使鵬飛先生稍稍地放了心，然而却又不安起來。

『你現在究竟怎樣過活呢？』鵬飛先生發問了。在這發問裏，分明帶着虛偽而且冷酷的意味。因為正是前幾天，他還看見這女人和一個男人，有說有笑地在馬路上走過。那女人立刻將視線轉移過來，看見冷冷地笑着的鵬飛先生，先鋒利地注視了一下，隨即放出笑容來。

『你問我，是不是因為你看見我和一個男人在路上走？』她問。鵬飛先生立刻被頓住了。他料不到這坐在他面前的女子，竟會下流到如此的赤裸的程度。『如今怎樣回答呢？』——鵬飛先生想。

「請毋庸關心到這些事好麼？我雖然是曾經讀過幾句書的女子，但我不能生活，就因為必須生活，所以也養孩子，也做……。現在自然仍爲着生活……。生活是各種各樣的，此刻來看看這孩子，也是生活的一種吓。」女人正經地說，並且還威嚴地注視着鵬飛先生。他自然有些憤怒，然而也不便發作起來，祇默默地坐着發呆；對於這對面的女人，他有些捉摸不着的恐懼。這時，在間壁偵探着的住客們，不時屑索屑索地發出些聲音，在這靜默中也能傳到鵬飛先生的耳中來，這越發使鵬飛先生爲難。那女人也似乎覺着了，她就將孩子抱住，立起來了。

「很對不起，這樣使你爲難，現在我要走了。但是，我還是常要來看看這孩子的！」

「可以。」鵬飛先生立刻答應了。在心裏覺着一種得救似的高興。於是那女人又重新將孩子熱烈地吻了一次。「好好地養着吧！」她說過，走出去了。

住客們馬上闖進鵬飛先生的房裏，有的說這女人是他的棄婦，也有人說是情婦，各人有各人的理由，將鵬飛先生氣得臉上鐵青，滿肚是火。他將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僅祇沒有哭出來。

「這女人，我又碰着這鬼了。嘿！」他說。

「然而你應該將她說個仔細。」然而先生提議了。

「自然我應該說個仔細。她祇是我孩子的奶媽，「我養過你的孩子」，她自己也就說過了，你們也不聽聽清楚！」

「聽清楚了！」住客們滑稽地清脆地回應着。

「那是二年以前的事，那孩子……。」鵬飛先生然後狠狠地透了口氣，一面撫弄那孩子伸出在桌

上抓糖菓的手，一面開始他的辯白。

「唉！你們難道以爲我沒有過快樂的日子麼？你們常常這樣的問難我。老實說，我是曾經光榮過來的，有過妻子，有過家，有過快樂的兩個人生活的小家庭。——那時我做中學教員，妻便料理家務，我們適意地活着。可是後來，這孩子生下了。這孩子影響着我們，我們的家，我們的命運，於是一切都變動起來了。

「這小東西，一生下來，就沒有奶吃。沒有奶吃，他就毫不客氣地直着喉嚨哭了。他哭得多兇啊，張開沒有牙齒的紅嘴巴，皺着眉頭，閉着眼，一逕哭着，將小臉擠得像一團凝結了的血塊似的，不時地在妻的手裏一掙一掙地振動他的身體，似乎在喊——「要奶！要奶！」

「我那妻子呢，向來是虛弱的。懷孕以後，臉上便更無血色。直到這孩子落地，她早已像一張殘秋的落葉似的了，那裏禁得起孩子這麼吵鬧。於是我提議僱奶媽了。

「但妻子並不贊成。她怕學校慣例欠薪，忽然添了兩個人的用途，弄得不能生活。而且僱了奶媽，孩子一定便要釘住奶媽，弄得不能散場。她堅持她的主張，我的提議也就沒有效果。於是她整天地抱着，哄着這孩子，也坐在天井裏洗這孩子的尿布。可是有一次，她竟暈倒在天井裏，頭觸在階石上，流出了很多的血，連喊救的聲音都沒有。等我發現她，已在地上躺了好久，還是不能站起來，只用那半開半閉的低迷無力的眼釘着我。

「答應我去僱一個奶媽，給我放心點好麼？」我第二次提議了。其實事實上也沒有辦法，於是便僱了那個女人。

「這孩子一到奶媽胸口，立刻搖動他的小頭，探尋那女人的乳房，一上嘴，就拚命地一上一下，鼓動着他的小頸項，發出一種急速的「啜啜」的快樂的吸奶聲。看見這樣，無論是誰都會覺到一種放下心來的滿足。我這才大大地透了一口氣。妻也笑起來了，當孩子重新交到她手裏時，她撫摸着孩子，對孩子顯出嗔怨而又溫和的微笑。我想，好了，現在是平安了。」

「可是你自己的孩子呢？」妻似乎是很久以後，才發現了那女人是捨了自己的兒子來做奶媽的事情，驚奇地這樣發問。

「太太，沒有了！」她簡單地回答。

「那末丈夫呢？」

「丈夫，也和你這位先生一樣，在一個學校裏教書！」那女人指着我說。

「教書？」妻立刻驚奇起來，從這教書的丈夫與做奶媽的妻子這不調和的事實中，使她發生了一種同情和苦痛相絞纏的悲感，房子裏即刻靜寂而且暗淡起來了。

「現在這世界，教書的丈夫有什麼辦法能够不叫他的妻子做奶媽呢。因為我們窮，並且合不來，你想那有什麼法子呢？」那女人說。

「那末你是識字的了？」妻問。

「識得幾個字，但是現在已經荒廢了。」那女人說。這答話增加了我妻的惆悵，也增加了對於那女人的哀憐和同情。

「雖然這樣，我們那時還好好地過了不少日子。」

「然而不久，在家中又開始聽見孩子的哭聲了。我從學校回到家裏時，常常看見還未全恢復健康的妻，抱着孩子在房裏打旋，嘴裏嗚嗚地吟着，哄着這小東西。於是我問：——「奶媽呢？」

「說是兄弟有病，來向我請假，所以便答應她了。」妻不耐煩地輕微地回答着。她怕我要生氣。「我說，不准給假，爲什麼要給假呢？」我這樣說，自然有些嗔怪妻子，也有些心痛她，同時也心痛孩子。可是沒有相干，妻子不但給了一次假，並且以後還常常地給假，有時還瞞着我，說是教她到街上買東西去了，不久便會回來的。那裏呵，有幾次，直到天黑，也還是見不到她的影子。於是妻又抱着哭着的孩子在哄，用憂愁的神情時時探首到後門去望。我是一邊可憐哭着的孩子，一邊又在心裏難過着那委屈得連聲音也低微下去的妻子，可是氣惱是我這一面的，那女人却照常地一禮拜二三次地出門去。

「並且後來又來了她的丈夫了！」

「有一次我從學校回家，在我百步之遙的前面，走着一個男子，這男子中等身材，穿着不很清潔的制服，挾了一包不知什麼東西。起初，我不甚注意他，可是他似乎覺到了後面跟着人，於是敏捷地掉轉他的頭來看我。我也立刻看見了他的瘦削而還清秀的微白的臉。他將我打量了一下，便走進我們的後門了。但等我急速地跟進去的時候，四面一看，却見不到他的影子。祇見客廳廳背後的後房門閉着，而且聽見裏邊有細微的說話聲。不等我追問，房內却已覺到有人立在門外，門就突然地開開來了。在那裏，我看見方才進來的男子，對着正抱着孩子的我們的奶媽站着。

「這是我的丈夫！」女人毫不遲疑地對我介紹。那男子便很和氣地走前了一步，向我鞠了一個

躬，並請我原諒他年輕妻子的無知。然後便略略地側轉了頭，對着他妻子說了一篇大道理。他說：「我什麼都不管你，祇要你自己做你的人。雖然做奶媽，這職務可並不下賤。你拿了人家的錢，就該盡你的義務呵。可是你却常常跑出去，雖然主人寬恕你，你可不虐待了這孩子嗎？」這樣說了，還從他妻子手上抱過了孩子，親熱地愛撫了一回，和悅地對我笑起來。

「呵！」我嘆息着，幾乎感激得滴下了眼淚。他的話語，一句句在我心頭溫暖地洋溢着，我那時也被他那真摯的禮貌所軟化。於是我也不自覺地向他鞠了一躬，說：「很感激，現在就請自便吧！」走進了自己的房裏。

我看見妻子坐在房裏發愁。我想：她一定是怕那男子被我發見，怕我要發脾氣。於是故意嚇唬她：

「你總隱瞞我，私下放奶媽到外面去，今天，還容許奶媽的丈夫到家裏來。在現在這樣的時世，雜人是容許不得的哩。」

「我那裏知道呢？就是知道，也是沒法的，難道你能够忍心去趕散了人家夫妻的談話麼？雖然他們並不見得和協，在房裏也時常爭論着，然而他們總是夫妻。你要想想他們是夫妻呀！並且，我相信給他們聚會得多一點，定會減少夫妻間的隔膜，能够重新和睦起來的。」妻彷彿牢騷似地板起臉來向我說。

「今朝，我却不反對了，老實說，我已經見過他了，實在是個非常和氣的人。不必發氣了，好麼？」我陪着笑說。於是她高興了，臉上立刻發出光彩，表示她的勝利似的。

「然而我總是不能同意這女人，東跑西跑的，算什麼？」爲着打趣，我又這樣說。

「我也不能完全同意那男子，」妻回答。「你沒有知道吧，那男子時常生病，是靠著妻子生活的，常到妻子這裏來拿錢，還將妻子的衣服拿去當，一包一包的，一當了錢，便將當票送了來，等妻子將東西一包一包贖了回來，他又來拿去當了。這樣，他們這才勃谿起來的。她配了這樣的男子，還好怪她麼？」

「我想：我妻子的見解也並不十分錯，但我總以爲他男人的這種不得已的行爲，是命運乖舛的緣故，所以我總是原諒他。可是那女人呢，我看得一點不錯，真不是一個好東西，即刻有事實來證明了。

「一個傍晚，天還未黑，約莫是五點鐘，我聽見後門輕輕地發着響聲。我那時正坐在還未上燈的客廳上，於是輕輕地偷看了一下。我看見她開了門出去了。從那半開着的門裏，我看見一雙着皮鞋的男子的脚。我想，大約又是她的丈夫來了把？跑到灶披間一看，却不是她丈夫，而是另一個年輕的男人，我馬上厭惡地退了回來。那女人也接着掩了門進來，而且一直到樓上去了。於是我想：不知又出了什麼鬼。一定又到妻子面前去告假，要幽會她的情人去了。

「妻和那女人一起下來了。

「方才奶媽來說，有人來通知，是她的老娘死了，要去奔喪，祇要請三天假，你答應不答應呢？」妻真的來徵求我的同意了。

「似乎不見得有什麼重要吧！」我冷冷地說。

「答應不答應，是你們的主意，我可不能不走。」那女人率直地說。

「那末兩天可以麼？孩子是不能長吃牛奶過活的。」我對於這說謊的女人，真冒起了心火。但因為孩子的緣故，終於用了差不多懇求似的口氣。

「很好！」她答應了。然而很奇怪，她急速地從妻子手裏抱過孩子去親他，吻他，現出異樣的愛護的，和今朝差不多的神情。我幾乎想叫出來——「你這淫蕩的女人呀！你在發狂了！你……」我馬上走過去，將孩子從她的手裏奪了過來了。

「妻將工錢給了她，她急速地，幾乎慌張地拿了她的包袱，在後門跳上了車，大約當夜就去會她的情人了。」

「第二天早上，後門有「篤篤」的聲音在響了。我想，可不是那女人滿足了她的肉慾，提早回來了嗎？是的，她又會造出一些詭語來，說她的母親並沒有病，她是受了人家的騙，所以今朝又爲着孩子的緣故，趕了回來了。妻子也要張開嘴笑了吧。我這樣想着，去開了門。那知在門外立着的，却是在公安局做巡官的我的一個老朋友，身後還站着八個荷槍實彈的警察，設使帶領他們的不是我的老朋友，我想他們一定要搗壞了後門進來了，這從他們的兇狠的神氣上可以看得出來的。」

「你們僱了一個很好的女傭，現在有公事要拿她！」我那朋友馬上告訴我了。

「可是她昨晚已經走了。」我回答。

「走了？」我的朋友說。在「走了？」這句話裏，顯然有着嚴重的意思。他用手移了移戴在頭上的帽子，露出逡巡的神氣。我於是便請他進到客廳裏。

「難道這是個女綁匪麼？」我輕輕地試問。中國實在是給綁匪裝滿了的，所以我不會疑心到她是別的。

「你知道，她的丈夫是個共產黨，被人告發，因而拿住了。」我那朋友說。在我腦子裏馬上浮起那和氣的青年的臉孔，耳鼓裏也清晰地聽見他那天所講過的話語，以及他對我孩子的愛撫的情形來。這實在使我寒顫起來。我當時便直覺地斷定：那麼那個告發人，不是這女人，一定是她的姘頭。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我那朋友笑着問。「那女人也有嫌疑呢。」

「那女人，那下流東西，難道她也配有共產黨的嫌疑麼？」我簡直有些憤慨。接着我便將她的淫蕩的行爲告訴他。

「然而我們還得到她住過的房裏去看一看。」我的朋友這樣說。我引了他走進那黑暗的她的房裏。開亮燈一看，一切都已拿光了，祇賸了我們給她的被褥。在那被褥上有一個紙條，——「請你們另外去僱一個奶媽吧！雖然我和丈夫並不和睦，但終歸是夫妻，定要被累的。祇得和你們分離了，再會！」我非常氣憤，甚至從那秀媚細軟的字跡上，也令我想起了她的不良的品性。於是當我那朋友臨去的當兒，我竟憤慨地說：「那去告發的人，一定就是這女人了。」

「以後你總該留心些，他們是到處潛伏着的。」我朋友這樣地警告了我，便走了。

「接着，一切的變動便來了。那男子被結果了。而我的境遇，也不會比那死了的男子好，開始死了我的妻，家庭便起了莫大的變化。單賸了這個瘦削的孩子，啼着哭着，我祇好自己用牛奶來灌他。每當我獨坐時，我便幻想起來，我看見自己的亡了的妻，也看見了那男子的和氣的臉孔。他們